讀書雜志

淮南內篇弟一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原道

旋縣　縣矣

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高注曰縣猶小也勤猶盡也念孫案諸書無訓縣爲小者縣當爲緜字之誤也隸書縣字或作縣緜字或作緜二形相似故緜誤爲縣漢緜竹令王君神道緜字作緜是其證也荀子彊國篇令巨楚緜吾前史記孝文紀歷日緜長今本緜字並誤作縣逸周書和寤篇曰緜緜不絕蔓蔓若何說文緜聯微也廣雅緜小也故高注亦訓爲小旋亦小也方言旋短也郭璞曰便旋庳小貌旋

與旋同、此言道至微眇、宜若易窮、而實則廣大不可究也、此言旋緜、下言纖微、其義一也、又主術篇、鞅鞈鐵鎧、瞋目扼擥、古腕字、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高注曰、縣、遠也、比於德、不及之遠案縣、亦當爲緜、緜、薄也、此言緜、下言薄、其義一也、漢書嚴助傳、越人緜力薄材、孟康曰、緜、薄也、言德之所禦、折衝千里、若鞅鞈鐵鎧、瞋目扼擥、其於以禦兵刃、則薄矣高訓縣爲遠、而曰比於德不及之遠、殆失之迂、

乘雲車入雲蜺

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高注曰以雲蜺

爲其馬也、念孫案雲車與雲蜺相複、雲當爲雷、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正作乘雷車、下文曰、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覽冥篇曰、乘雷車、服應龍、今本服下誤衍駕字、辯見覽冥、皆其證也、雷與雲字相似、又涉下句雲字而誤、入雲蜺、本作六雲蜺、高注以雲蜺爲其馬也、本作以雲蜺爲六馬也、其字古作亓、形與六相似、故六誤爲其、史記周本紀三百六十夫、索隱曰、劉氏音破六爲古其字、管子重令篇明主能勝六攻、淮南地形篇通谷六、易林蠱之臨、周流六虛、今本六字皆誤作其、此言以雷爲車、以雲蜺爲六馬、故曰、乘雷車、六雲蜺、齊俗篇曰、六騏驥駰駃騠、藝文類聚舟車部引尸子曰、文軒六駃題韓子十過篇曰、駕象車而六交龍、司馬相如上林賦曰、

乘鏤象六玉虯並與此六雲蜺同義文選七發六駕蛟龍附從太白李善曰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之御乘雷車今本雷字亦誤作雲六雲蜺此尤其明證矣今本作入雲蜺太平御覽引作駕雲蜺皆後人不曉六字之義而妄改之耳若作入雲蜺則與注中雲蜺爲六馬之義了不相涉若作駕雲蜺則注但當云以雲蜺爲馬無煩言六馬也

怳忽　始終　宇內　刑罰　石礫　東西

度量　黍肉　梁柱

游微霧鶩怳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扶搖抮抱羊角而上念孫案怳忽當爲忽怳

注內悅忽同、文選七發注引作忽荒、荒與恍通、老子曰、是謂忽恍、賈誼鵩鳥賦曰、寥廓忽荒、恍與往景上爲韻、景、古讀若鞅、下文如響之與景與像爲韻、大荒西經正立無景、與響往爲韻、荀子臣道篇形下如景、與響象爲韻、若作恍忽、則失其韻矣

下文曰、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與萬物始終、案始終當爲終始、上文云、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公洞爲韻、高注、洞讀同異之同、鴻洞疊韻字、右始爲韻、右、古讀若以、說見唐韻正、若作始終、則失其韻矣、俶眞篇曰若夫眞人、則動溶於至虛、而游於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圄、馳於外方、道藏本如是、各本外方作方外、乃劉績依文子精誠篇改之、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

案宇內當爲內宇內宇猶宇內也若谷中謂之中谷林中謂之中林矣內宇與外方相對爲文宇與野圖雨父女爲韻野古讀若墅說見唐韻正若作宇內則失其韻矣天文篇曰不周風至則脩宮室繕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案刑罰當爲罰刑說見後決刑罰下刑與城爲韻若作刑罰則失其韻矣精神篇曰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倛醜也今本作䫏醜非說見後䫏醜下案石礫當爲礫石石與客醜爲韻若作石礫則失其韻矣說見後石礫下齊俗篇曰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案東西當爲西東東與蒙爲句中韻猶覽冥篇言浮游不知所求罔兩不知所往也若

作東西、則失其韻矣、文子道原篇作不知東西、亦傳寫之誤、其精誠篇正作不知西東、文選鵩鳥賦、或趨西東、東與同為韻、易林萃之鼎、不知西東、東與通為韻、今本並誤作東西、兵略篇曰、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案度量、當為量度、度、如不可度思之度、迫度為韻、迫、古讀若博、楚辭招魂、遒相迫些、與傅白為韻、白、古讀若薄、釋名曰、薄、迫也、單薄相逼迫也、詐慮為韻、詐、古音則故反、主術篇曰、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晉語輿人誦惠公、詐之見詐、與賂為韻、荀子脩身篇、體倨固而心埶詐、與汙為韻、呂氏春秋情欲篇、肖中欺詐、與固為韻、韓子安危篇、七日有信而無詐、與惡度惡譽度為韻、若作度量、則失其韻矣、說林篇曰、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案黍肉、當為肉黍、注內黍肉同、後人以肉與福韻相協、故改為黍肉、不知福字古讀

若佀不與肉為韻也、說見唐韻正、社黍為韻、社、古讀若墅、說文、社、從示土聲、甘誓、不用命戮于社、與祖為韻、郊特牲、而君親誓社、與賦伍旅為韻、左傳閔二年、成季將生卜辭、間于兩社、與輔為韻、管子揆度篇、殺其身以釁其社、與鼓父為韻、漢書郊祀志曰、社者、土也、左傳昭二十二年、前城人敗陸渾于社、釋文、社本或作杜、稷福為韻、若作黍肉、則失其韻矣、人閒篇曰、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喙剖梁柱、蟁䖟走牛羊、案梁柱、當為柱梁、說苑說叢篇作蠹蝝仆柱梁、蚊䖟走牛羊、指體為韻、梁羊為韻、若作梁柱、則失其韻矣、以上諸條、或轉寫錯誤、或憑臆妄改、而前人用韻之文、遂不可讀矣、

利鍛

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高注曰、策、箠也、末之感也、言不能與馮夷大丙爭在前也、鍛讀炳燭之炳、劉績本鍛作錣、注內末之感也作錣箠末之箴也、鍛讀炳燭之炳作錣讀焫燭之焫、云、錣舊作鍛非、念孫案、劉本是也、錣謂馬策末之箴、所以刺馬者也、說文、笍、羊車騶箠也、箸箴其耑、長半分、玉篇陟衞切、字或作錣、玉篇、錣、竹劣竹芮二切、針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錣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錣、錣音竹劣竹芮二反、錣之言銳也、其末銳也、韓子喻老篇作白公勝倒杖策而錣貫頤、氾論篇是猶無鏑銜策錣而御馯馬也、注云、錣、檛頭箴也、說文、檛、箠

也、

義並與此注同、脩務篇云、良馬不待冊錣而行、冊與策同、

韓子外儲說右篇云、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錣、進則引之、退則策之、列子說符篇白公勝倒杖策錣上貫頤、釋文曰、許慎注淮南子云、馬策端有利鍼、所以刺不前也、義亦與高注同、錣爲策末之箴、故勁策與利錣連文、今本錣作鍛、則義不可通矣、高注、錣、箠末之箴也、道藏本作朮之感也、此是末誤作朮、箴誤作感、又脫去錣箠二字耳、茅一桂本改朮之感也、爲末世之御、而莊伯鴻本從之、斯爲謬矣、焫音如劣反、聲與錣相近、故曰錣讀焫燭之焫、焫燭燒燭也、郊特牲曰焫蕭合

搵蘸。秦策。秦且燒焫獲君之國。史記張儀傳作燒掇。是其例也。今本作鍛。讀焫爛之炳。則不可通矣。

陰陽為御

四時為馬。陰陽為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顧氏寧人唐韻正曰。御本作馭。馭古音則俱反。與俱區驟為韻說文。騶從馬芻聲。曲禮。車驅而騶。釋文騶仕救反。又七須反。荀子禮論篇趨中韶護。正論篇趨作騶。注。騶御也。御字正釋騶字。而今本為不通音者。竟改本文騶字為御。案韻補引此正作騶。念孫案顧說是也。今本作御者。後人依文子道原篇改之耳。太平御覽天部八。兵部九十。引

此竝作騶、

霄霓　無垠

上游於霄霓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高注曰、霄霓、高峻貌也、無垠、無形狀之貌、念孫案、霄霓者、虛無寂漠之意、俶眞篇曰、虛無寂漠、蕭條霄霓是也、上言霄霓、下言無垠鄂、義本相近、高以正文言上游、遂以霄霓爲高峻貌、非其本指也、無垠下有鄂字、今本正文及注皆脫去、漢書揚雄傳、紛被麗其亾鄂、顏師古曰、鄂、垠也、垠鄂與霄霓相對爲文、文選西京賦、前後無有垠鄂、李善注、淮南子曰、出於無垠鄂之門、許愼曰、垠鄂、端崖也、七命注同是許

本有鄂字太平御覽地部二十淮南子曰下出乎無垠鄂之門高誘曰無垠鄂無形之貌也是高本亦有鄂字

四支不動

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念孫案動當爲勤字之誤也齊語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爲己勤也管子小匡篇勤作動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楚堵敖囏徐廣曰囏一作勤今本勤誤作動脩務篇四胑不勤卽其證四支不勤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卽上文所謂遠而不勞也不勤卽不勞意與不損相近若不動則意與不損相遠矣且搖勞爲韻勤損爲韻若作動則失其韻矣

秉其要歸之趣

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念孫案秉其要歸之趣當作秉其要趣而歸之秉執也要趣猶要道也言執其要道而萬變皆歸也此與因其自然而推之相對爲文且歸與推爲韻今作秉其要歸之趣則句法參差而又失其韻矣文子道原篇正作秉其要而歸之

默然

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仿佛默然自得念孫案廣韻去聲五十九鑑黬字注云叫呼仿佛黬然自得

音黙去聲、所引即淮南之文、而今本作默然自得、疑後人少見嚜字、而以意改之也、

莫敵

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念孫案莫敢、本作莫能、此後人依文子道原篇改之也、唯不與萬物爭、故莫能與之爭、所謂柔弱勝剛彊也、若云莫敢、則非其指矣、下文曰、攻大䃊堅、莫能與之爭、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證也、魏徵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莫能與之爭、

棊衞之箭　淇衞箘簵

引之曰、廣雅、箘簬、𥳓、箭也、禹貢曰、惟箘簵楛、簵、與簬同、戴凱之竹譜曰、𥳓、細竹也、出蜀志、薄肌而勁、中三續射博箭、𥳓音衞、見三倉、以上竹譜、字通作衞、原道篇曰、射者扜烏號之弓、扜、讀若紆、今本扜誤作扜、辯見韓子扜弓下、彎綦衞之箭、兵略篇曰、栝淇衞箘簵、淇、與綦同、淇衞箘簵對文、皆箭竹之名也、方言曰、𥳓、或謂之箭裏、或謂之綦、竹譜曰、𥳓竹中博箭、是𥳓與綦一物也、以𥳓爲博箭、謂之綦、以𥳓爲射箭、則亦謂之綦耳、綦者、箭莖之名、說文曰、萁、豆莖也、豆莖謂之萁、箭莖謂之綦、聲義竝同矣、乃高注原道篇云、綦美箭所出地名也、衞、利也、注兵略篇云、淇衞箘簵、箭之

所出也竹譜引淮南而釋之云淇園衛地毛詩所謂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是也案淇乃衛之水名先言淇而後言衛則不詞矣晉有澤曰董蒲之所出也然不得曰董晉之蒲楚有藪曰雲竹箭之所生也然不得曰雲楚之竹箭且淇水之地去堯都非甚遠當禹作貢時何反不貢箘簵而貢者乃遠在荊州乎

罟

張天下以爲之籠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並無之字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亾魚失鳥之有哉高注曰罟魚綱也詩云施罟濊濊念孫案正文注文内罟字皆當爲罛罛罟聲相近又涉

上文綱罟而誤也凡魚及鳥獸之網皆謂之罟而罛則爲魚網之專稱爾雅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罝麋罟謂之罞彘罟謂之羉魚罟謂之罛衞風碩人篇施罛濊濊毛傳曰罛魚罟此皆高注所本若專訓罟爲魚網則失其義矣罛字必須訓釋故引詩爲證若罟字則不須訓釋上文網罟二字無注卽其證且此文失鳥二字承上籠字言之亾魚二字則承上罛字言之若變罛言罟則又非其指矣呂氏春秋上農篇罛罟不敢入於淵高彼注云罛魚罟也詩云施罛濊濊正與此注同足正今本之誤初學記武部漁類太平御覽資產部罛類引此竝作因江海以爲罛

繳不若無形之像

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念孫案初學記引此作矢不若繳繳不若網網不若無形之像是也上文言射者不能與罹者競多故曰繳不若網又言張天下以爲籠因江海以爲罛又何亡魚失鳥之有故曰網不若無形之像且網與像爲韻今本脫去四字則失其韻矣

三仞

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念孫案三仞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竝引作九仞是也初學記居處部引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

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此謂鯀作高城而諸侯背之則當言九仞不當言三仞也

欲寅之心　自穴之獸

是故鞭噬狗策蹏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寅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念孫案欲寅之心寅當爲宍字之誤也宍與肉同干祿字書云宍肉上俗下正廣韻亦云肉俗作宍墨子迎敵祠篇狗彘豚雞食其宍太元元數爲食爲宍欲肉者欲食肉也諸本及莊本皆作欲害之心害亦宍之誤害字草書作㝌與宍相似文子道原篇亦誤作害劉續注云古肉字則劉本作宍可知而今本亦作害蓋世人多見害少見宍故傳寫

皆誤也。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斷竹續竹飛土逐宍今本宍誤作害論衡感虛篇廚門木象生肉足今本風俗通義肉作害害亦宍之誤又齊俗篇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穴亦宍之誤自肉謂獸相食也相食之魚自肉之獸其義一也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引此作食肉之獸食字涉上句相食而誤而肉字則不誤文子上禮篇正作自肉之狩狩與獸同

致遠之術

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念孫案術當為御字之誤也繆稱篇曰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義與此同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御文子道原篇亦作御

循誤爲脩

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念孫案：脩當爲循。隸書循、脩二字相似，故循誤爲脩。說見管子廟堂旣脩下。循道理、因天地，循亦因也。若作脩，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地部二、居處部八引此竝作循。文子道原篇亦作循。又俶眞篇：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脩其道。脩亦當爲循。此四者，皆謂各因其舊也。文選西都賦注引此正作循。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亦作循。又主術篇：橋植直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脩焉。脩亦當爲循，言人主靜漠而不躁，則百官皆得所遵循。

猶橋衡之俛仰取制於柱也又齊俗篇守正脩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脩亦當爲循文選東都賦東京賦注引此竝作守道順理順亦循也又詮言篇法脩自然己無所與脩亦當爲循謂循其自然而已不與也文子符言篇作治隨自然隨亦循也又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賢今本賢誤作質辯見詮言則治不脩故而事不須時脩亦當爲循須當爲順皆字之誤也文子作治不順理而事不須時順亦循也又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脩亦當爲循循其理卽由其道也又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明矣脩亦當爲循文子

道德篇作道術可因、因、亦循也、又兵略篇條脩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脩亦當爲循、循謂順其序也、俶眞篇曰、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榦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是也、又泰族篇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脩之哉、脩亦當爲循循與拊同意也、

蓱樹根於水

夫蓱樹根於水、高注曰、蓱、大蘋也、念孫案蓱、本作蘋、埤雅

引此己誤高注萍大蘋也本作蘋大萍也萍字或作苹爾雅苹音平蓱音瓶其大者蘋音頻召南采蘋傳曰蘋大蓱也說文蘋作薲亦云大蓱也此皆以小者爲萍大者爲蘋即高注所本也呂氏春秋本味篇菜之美者昆侖之蘋高注曰蘋大蓱舊本大萍誤作大蘋今改正足與此注互相證明矣後人旣改正文蘋字爲萍又互改高注蘋萍二字以就之而不知其小大之相反也

榛巢

木處榛巢水居窟穴高注曰聚木曰榛引之曰榛巢連文則榛卽是巢猶窟穴連文則窟卽是穴榛當讀爲橧

廣雅橧巢也禮運曰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字亦作曾大戴禮曾子疾病篇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蹷穴其中羣書治要引曾子蹷穴作窟穴以窟穴對曾巢正與此同禮運之橧巢亦與營窟對文也凡秦聲曾聲之字古或相通若溱洧之溱說文作潧是也高以榛爲榛薄之榛主術篇入榛薄高注聚木爲榛深草爲薄則分榛與巢爲二物比之下句爲不類矣說林篇曰榛巢者處茂林安也窟穴者託埵防便也以窟穴對榛巢亦與此同彼言榛巢者處茂林則榛巢非茂林也此言木處榛巢則榛巢亦非木也若以榛爲榛薄之榛則又

合榛與木爲一物矣、

芁

禽獸有芁、人民有室、高注曰、芁、蓐、劉本芁作芃、云、芃、音仇、獸蓐也、與詩芃野之芃同字、舊譌作芃、念孫案劉本是也、廣韻芁、獸蓐也、正與高注合、脩務篇曰、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芁、莦槎櫛堀虚連比、以像宮室、此云、禽獸有芁、人民有室、其義一也、

干越

匈奴出穢裘、干越生葛絺、高注曰、干、吳也、道藏本朱東光本如是、劉本改干爲于、云、于越、一作於越、夷言發聲也、茅本又

改于爲於、念孫案作干者是也、春秋言於越者、卽是越、而以於爲發聲、此言干越者、謂吳越也、若是于字、則高注不當訓爲吳矣、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劒者、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劒也、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曰、干越、猶言吳越、近時嘉善謝氏刻本改干爲于、又改楊注吳越爲於越、非是、辯見荀子、漢書貨殖傳、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于亦干之誤、干越皆國名、故言戎翟之與干越、猶荀子之言干越夷貉也、顏師古以爲春秋之於越、失之、司馬彪訓干爲吳、正與高注同、莊從劉本作于、則與高注相背矣、

被髮文身

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高注曰被翦也引之曰諸書無訓被爲翦者被髮當作劗髮注當作劗翦也漢書嚴助傳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劗髮見齊俗篇又曰越王句踐劗髮文身張揖以爲古翦字也字又作鬋鬋逸周書王會篇曰越漚鬋髮文身墨子公孟篇曰越王句踐翦髮文身以治其國史記趙世家曰夫翦髮文身甌越之民也此言九疑之南正是越地故亦曰劗髮文身也主術篇是猶以斧劗毛高彼注曰劗翦也劗讀驚攢之攢故此注亦曰劗翦也後人見王制有被髮文身之語遂改劗爲被幷注中劗

字而改之不知鬋與翦同義故云鬋翦也若是被字不得訓爲翦矣趙世家之翦髮趙策作祝髮錢曾劉本並同俗本亦改爲被髮且越人以鬋髮爲俗若被髮則非其俗矣漢書地理志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故短其髮文其身以像龍子故不見傷害卽此所云鬋髮文身以像鱗蟲也高注訓鬋爲翦亦與漢書斷髮同義

俗尚氣力

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念孫案俗本作各言狄人各尚氣力也各誤爲谷漢郃陽令曹全碑各獲人爵之報各作各形與谷相似各谷草書亦相似後人因加人旁耳不知不穀食與下文人不弛弓馬不解勒皆是狄人之俗非獨尚氣力一

事也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九引此正作各尚氣力

化而爲枳

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鴝鵒不過濟貈渡汶而死高注曰見於周禮念孫案枳本作橙此後人依考工記改之也不知彼言橘踰淮而北爲枳此言樹之江北則爲橙義各不同注言見周禮者約舉之詞非必句句皆同也埤雅引此作化而爲枳則所見本已誤文選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注南稱甘度北則橙李善注引淮南曰江南橘樹之江北化而爲橙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果部橘下竝引考工記曰橘踰淮而北爲枳又引淮南曰

夫橘樹之江北化而爲橙（御覽橙下引淮南同）然則考工作枳而淮南作橙明矣晉王子升甘橘贊曰異分南域北則枳橙此兼用考工與淮南也

與造化者爲人　下與造化爲人

故聖人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又俶眞篇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爲人高注竝曰爲治也引之曰高未解人字之義故訓爲爲治人者偶也言與造化者爲偶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檜風匪風箋曰人偶能割亨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聘

禮注曰毋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公食大夫禮注曰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是人與偶同義故漢時有相人偶之語上文云與造化者俱本經篇云與造化者相雌雄齊俗篇曰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曰俱曰爲友曰爲人曰相雌雄皆是相偶之意故本經篇與造化者相雌雄文子下德篇作與造化者爲人此尤其明證矣莊子大宗師篇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應帝王篇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天運篇久矣夫某不與化爲人並與淮南同意解者亦失之

封壤

昝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磽埆以封壤肥饒相讓念孫案封壤二字義不相屬封壤本作封畔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封畔皆謂田界也周官保章氏注呂氏春秋孟春樂成二篇注竝云封界也說文畔田界也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本出韓子難一大雅緜傳亦云耕者讓畔封畔與肥饒相對爲文下文以曲限涘潭相予曲限涘潭亦相對爲文覽冥篇云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此云田者以封畔肥饒相讓漁者以曲隈深潭相予其義一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六爾雅釋草疏引此竝作封畔

後者蹷之　闕賜

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蹷之先者隤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高注曰蹷履也音展非展也念孫案展與蹷聲不相近蹷皆當爲蹍字之誤也蹍女展反履也言後者履先者而上也蹍字或作蹍廣雅蹍履也曹憲音女展反莊子庚桑楚篇蹍市人之足司馬彪云蹍蹈也淮南說山篇足蹍地而爲迹說林篇足所蹍者淺矣脩務篇猶釋船而欲蹍水也高注並云蹍履也蹍音女展反而訓爲履故此注云蹍履也音展非展也且攀蹍爲韻謀之爲韻謀古讀若媒說見唐韻正若作蹷則失其韻矣兵略篇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

死扶傷。案屬腸二字義不可通，屬亦當為歷，謂涉血履腸也。呂氏春秋期賢篇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是其證也。歷字本作厤，其上半與屬相似，因誤為屬矣。

脫四字

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高注曰，以諭利欲，故曰有所屏蔽也。念孫案如高注則正文避字下當有有所屏蔽四字，而今本脫之也。此承上文而言，言先者有難，而後者無患，此庸人之所共見也，而賢知者猶不能避，則為爭先之見所屏蔽故也。故注云，故

曰有所屏蔽也凡注內故曰云云皆指正文而言以是明之

凝竭

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流念孫案竭之言遏也爾雅曰遏止也底滯凝竭皆止也爾雅底止也原道篇注滯止也楚辭九歎注凝止也天文篇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要略曰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皆其證也道藏本朱本茅本皆作凝竭劉績不知其義而改竭為結莊本從之謬矣

無好憎

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蚑蟯而不求報引之曰無好

憎本作無私好。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文子道原篇正作無私好。此承上文生萬物、成百事而言。言水之利物、非有所私好而然也。下句澤及蚑蟯而不求報、亦是此意。加一憎字、則非其指矣。且好與報爲韻、上下文皆用韻。若作無好憎、則失其韻矣。劉本作無所私、亦非。

忽區

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高注曰、忽怳之區上也。精神篇、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高注曰、忽區、忽怳無形之區旁也。引之曰、忽區二字、文不成義、兩區字皆當作芒。隸書芒字作𦬆、與區相似而誤。太平御覽

地部二十三引原道篇已誤作區忽芠即忽荒也莊子至樂篇芠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芠乎而無有象乎釋文芠音荒又呼晃反芴音忽是芠與荒同爾雅太歲在巳曰大荒落史記厤書荒作芠三代世表帝芠索隱芠一作荒上文游微霧鶩忽恍高注曰忽恍無形之象文選七發注引作鶩忽荒忽芠乃無形之貌故曰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芠之上也人閒篇曰翱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閒是其明證矣賈誼鵩賦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亦謂翱翔於忽荒之上也此篇及精神篇之忽芠高注亦當云忽芠無形之象而今本云忽悅之區上忽恍無形之區旁則後人以已誤之正文改之也

損

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念孫案損、當爲捐字之誤也、捐與去除同意、作損則非其指矣、文子道原篇正作捐其思慮、又精神篇、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亦當爲捐、捐與忘意相近、卽莊子所謂外其形骸也、作損、則義不可通矣、又下文幾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案社稷可言棄、不可言損、當亦是捐字之誤、

不與物散

不與物散、粹之至也、高注曰、散亂、又精神篇、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高注曰、散、雜亂貌、引之曰、

諸書無訓散爲雜亂者、說文、散、雜肉也、雜乃離之誤、辯見說文攷正、散、皆當爲殺、隸書殺或作敘、見漢殺阮君神祠碑、與散相似、散或作散、見李翕析里橋郙閣頌、與殺亦相似、故殺誤爲散、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原道篇已誤、莊子齊物論篇、樊然殺亂、釋文殺郭作散、太元元瑩、晝夜殺者、其禍福雜、今本殺誤作散、皆其證也、說文、殺、相雜錯也、廣雅、殺、雜也、亂也、並與高注同義、則散爲殺之誤明矣、殺訓爲雜、義與粹正相反、故曰不與物殺、粹之至也、文子道原篇作不與物雜、雜亦殺也、莊子刻意篇作不與物交、交與殺、聲義亦相近、精神篇又曰、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糅亦殺也、若云不與物散、則非其指矣、

收之

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高注曰、不養也、念孫案收、當爲牧、高注不養也、當爲牧養也、此承上文得其內而言、能得之於中、則能養之於外、下文筋力勁强、耳目聰明、所謂外能養之也、若云外能收之、則非其指矣、且牧與得爲韻、牧、古讀若墨、說見唐韻正、若作收、則失其韻矣、俗書收字作収、形與牧相似、故牧誤爲收、文子道原篇正作牧、

迫感

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念孫案此當作感則能應、迫則能動、感與應相因、迫與動相因、精神篇曰、感而應、迫而動、

脩務篇曰、感而不應、敀而不動、敀、今本誤作攻、辯見脩務莊子刻意篇曰、感而後應、迫而後動、皆其證、今本感迫二字互誤

物穆

物穆無窮、變無形像、高注曰、穆、美、莊氏伯鴻曰、物穆、疑當作沕穆、念孫案史記賈生傳、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漢書作沕穆無閒、顏師古曰、沕穆、深微貌、沕、音勿、說苑指武篇亦云、昒穆無窮、變無形像、沕昒物古字通、高注專解穆字、蓋失之矣、

得道

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念孫案得道、本作道勝、淺

學人改之也、道勝與心戰、相對爲文、高注曰、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也、則正文本作道勝明矣、精神篇曰、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是其事也、本出韓子喻老篇、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九、引此正作道勝而肥、

至極樂

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念孫案至極樂、本作至樂極、至樂二字連讀、謂極樂也、極、至也、言人能無不樂、則極樂自至也、高注曰、至樂、至德之樂、是正文本以至樂連文、今

本作至極樂則與注不合文子九守篇正作卽至樂極矣、

我身

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萬物備矣念孫案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我字涉上句而衍彼我人身相對爲文身上不當有我字劉本移我字於下文身得之上而讀我身得爲一句亦非文子九守篇正作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

萬物元同也

萬物元同也。無非無是。化育元燿生。而如𣏾。念孫案此四句皆以四字爲句。則萬物元同下不當有也字。文子九守篇無也字。

山峽

逍遙於廣澤之中。而仿洋於山峽之旁。注曰。兩山之閒爲峽。念孫案水經江水注曰。江水又東逕赤岬城西。淮南子曰。彷徨於山岬之旁。注曰。岬。山脅也。文選吳都賦傾藪薄倒岬岫。李善曰。許愼淮南子注曰。岬。山旁。古狎切。案水經注所引亦作岬。而訓爲山脅。疑是高注。山脅。卽山旁義。與許同也。今本岬作峽。注云。兩山之閒爲峽。

與酈李所引迴異，疑皆後人所改。玉篇岬，古狎切，山旁也，亦作岬。廣韻岬，古狎切，山側也。峽，侯夾切，巫峽，山名。二字音義判然，後人誤以山脅之岬爲巫峽之峽，故改訓爲兩山之閒，不知正文明言山岬之旁，則岬爲山旁，而非兩山之閒矣。校書者以注訓兩山之閒，故又改岬爲峽，而不知其本非原注也。集韻岬，古狎切，兩山之閒爲岬，許愼說，或作岬。宋人皆誤以高注爲許注，故云許愼說。則所見已非原注，但岬字尚未改爲峽耳。

怨懟　不失

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黑。黑舊本譌作累，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作黑，今據改。

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高注曰，懟，病也。引之曰，懟與病義不相近。懟，皆當爲慰。今作懟者，後人以意改之也。怨讀爲苑，慰讀爲蔚。苑蔚，皆病也。俶眞篇形傷於寒暑燥濕之虐者，形苑而神壯。高注曰，苑，枯病也。本經篇則身無患，百節莫苑。高注曰，苑，病也。俶眞篇五藏無蔚氣。高注曰，蔚，病也。是苑蔚皆病也。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楊倞注引禮運事大積焉而不苑，是苑與怨通。莊子盜跖篇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可謂疾矣。疾亦病也。淮南繆稱篇曰，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是蔚與慰通，故高

注云慰病也後人不通古訓而改慰爲慰其失甚矣不失其所以自樂不字涉上下文而衍不爲愁悴怨慰而失其所以自樂也作一句讀

生之充　二者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念孫案充本作元此涉下文氣不當其所充而誤也元者本也言氣爲生之本也文選養生論注引此正作元文子九守篇亦作元王冰注素問刺禁論云氣者生之原語卽本於淮南原與元同一失位則二者傷謂此三者之中一者失位則二者皆傷也各本

二作三，因下文此三者而誤。文子亦誤作三。唯道藏本、朱本作二，莊刻依諸本作三，非也。文選注引此正作二。

漠睧

貪饕多欲之人，漠睧於勢利，誘慕於名位。高注曰：漠睧猶鈍睧，不知足須。須與貌同，各本須誤作類，今改正。念孫案：漠睧皆當爲滇眠字之誤也。隸書眞字作眞，莫字作莫，二形相似而誤。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戴侯莫搖，漢表莫搖作眞粘。朝鮮傳嘗略屬眞番，徐廣曰：眞一作莫。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大眞，路史疏仡紀曰：大眞或作大莫。莫非皆其偶也。眠之爲睧，則涉注文鈍睧而誤。滇音顚，眠音莫賢反。滇眠或作顚冥，文子九守篇作顚冥乎勢利，是其證也。莊子則陽篇顚冥乎富貴之地，釋文：冥音眠，司馬云：顚冥

猶迷惑也言其交結人主情馳富貴卽此所云瞑眠於勢利誘慕於名位也高以瞑眠爲不知足司馬以顛冥爲迷惑迷惑與不知足義相因也又案高云瞑眠猶鈍暋暋讀齊湣王之湣見集韻瞑眠鈍暋皆疊韻也鈍暋或爲鈍閔或爲頓愍方言頓愍惛也江湘之閒謂之頓愍淮南脩務篇精神曉泠鈍閔條達高彼注云鈍閔猶鈍惛也此注云鈍暋不知足貌鈍惛與不知足義亦相因也

植於高世

冀以過人之智植於高世念孫案植於高世當作植高

於世故高注曰植立也庶幾立高名於世也今本高於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文子作位高於世位亦立也周官小宗伯注鄭司農云古者立位同字

淮南內篇弟一

淮南內篇弟二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俶眞

垠堮

緐憤未發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堮念孫案覽冥篇不見朕垠、高注、朕、兆朕也、垠、形狀也、繆稱篇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高注、形埒、兆朕也、是垠堮與形埒同義、既言形埒、無庸更言垠堮、疑垠堮是形埒之注、而今本誤入正文也、且此三句以發蘖埒爲韻、若加垠堮二字、則失其韻矣、

藋蔰

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蔥苓蘢藋蔰炫煌、高注曰、藋蔰炫煌、采色貌也、藋讀曰唯、蔰讀曰扈、念孫案藋音灌、與唯字聲不相近、藋皆當爲蓶字之誤也、蓶讀若唯諾之唯、字從艸唯聲、蓶扈者、草木之榮華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說植物云、鋪于布濩、蓶扈蘳熒、李賢曰、蓶音以揆反、郭璞注爾雅云、草木華初出爲芛、爾雅、芛、葟、蕐、榮、說文、芛、艸之皇榮也、芛與蓶通、扈音戶、以上後漢書注、此言根莖枝葉青蔥苓蘢蓶扈炫煌、義與彼同也、高注讀蓶爲唯、李賢音以揆反、正與高讀合、劉績不知藋爲蓶之誤、而改藋爲萑、斯

爲謬矣諸本及莊本同又案蘿蔰之蔰當依後漢書作扈注當作扈讀曰戶正文作蔰者因蘿字而誤加艸耳後人不達又改注文爲蔰讀曰扈以從已誤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類篇皆無蔰字

閒於無有

若光燿之閒於無有退而自失也陳氏觀樓曰閒當作問光燿問於無有事見莊子知北遊篇

衡杓

欃槍衡杓之氣莫不彌靡而不能爲害高注曰欃槍彗星也杓北斗柄第七星引之曰北斗之星不聞爲害高

說非也、衡、當爲衡、字形相似而誤、衡杓皆妖氣也、晉書天文志引河圖曰、歲星之精、流爲天槍天衝、熒惑散爲天欃、呂氏春秋明理篇曰、其雲狀有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衝、今本衝字亦誤作衡、據太平御覽咎徵部四引改、開元占經妖星占篇引劉向洪範傳曰、天衝其狀如人、蒼衣赤首不動、史記天官書曰、五星蚤出者爲贏、晚出者爲縮、必有天應見於杓星、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在斗牽牛、失次杓、早水晚旱、是也、欃槍衝杓皆妖氣之名、故竝言之、

范范沈沈　渾渾沉沉

茫茫沈沈，是謂大治。高注曰：茫茫沈沈，盛貌也。茫讀王莽之莽，沈讀水出沈沈白之沈。念孫案：沈皆當爲沆。（玉篇何黨切，廣韻又音杭。）茫茫沆沆，疊韻也。說文沆字注云：莽沆，大水。一曰大澤。風俗通義山澤篇云：沆者，莽也。（今本沆誤作沉，辯見漢書刑法志沆斥下。）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莽與茫古同聲，茫茫沆沆，卽莽莽沆沆，故高注以爲盛貌也。莽沆或作漭沆，張衡西京賦：滄池漭沆是也。倒言之則曰沆漭，馬融廣成頌：瀇瀁沆漭是也。又作沆茫，楊雄羽獵賦：鴻濛沆茫是也。（顏師古曰：茫音莽。）顏師古曰：沆茫，卽沆莽，故曰茫讀王莽之莽。漢書禮樂志：西顥沆碭。顏師古曰：沆碭，白氣之貌。故曰沆讀

水出沆沆白之沆若作沈沈則與正文注文皆不合矣又兵略篇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沆沆孰知其藏沆亦當爲沆渾渾沆沆廣大貌也爾雅沄沆也說文沄轉流也讀若混一曰沆舊本脫此三字今據爾雅釋文補沄混渾古同聲渾渾沆沆卽沄沄沆沆沄之轉爲沆猶渾之轉爲沆也且沆與象量藏爲韻若作沈沈則義既不合而韻又不諧矣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已誤凡從亢之字隸或作亢故沆字或作沆一誤而爲沉再誤而爲沈散見羣書而學者莫之能辨也詳見漢書

炊以鑪炭

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念孫案：炊當爲灼字之誤也。玉可言灼，不可言炊。藝文類聚寶部上、太平御覽珍寶部四引作炊，皆後人依誤本改之。其御覽地部三引此正作灼，白帖七同。呂氏春秋士容篇注作燔以鑪炭，燔亦灼也。

唯體道能不敗

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也，舊本脫也字，今據下文補。唯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流，不能留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注之險，舊本句注作句望。劉績曰：當作句注。今依劉注改。莊氏伯鴻曰：句望，今漢書地理志作句注。以義攷之，注應即汪字也。古汪望同聲，凡古字通者，皆以聲同相通。若汪與注，乃字之誤耳。古汪字作迬，注字作迬，後人但

識注不識古字汪因之傳譌矣念孫案莊說非也句注之爲句望草書之誤耳漢書文帝紀屯句注師古曰句音章句之句凡昆侖空桐薄落岣嶁之屬皆山名之疊韻者句注亦是也若作句望則失其讀矣諸書及本書地形篇皆作句注無作句望者乃反以本書偶誤之字爲是而以諸書之作句注者爲非且以注爲汪之誤望爲汪之通見異思遷展轉附會此近日學者之公患也

不能難也念孫案雖體道能不敗六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乃上文休於天鈞而不僞之注誤衍於此上注云僞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體道能不敗也

臺簡　引楯

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引楯萬物羣美萌生高注曰臺猶持也引楯拔擢也錢氏獻之曰臺當作臺說文

臺古文握字故注訓爲持臺與臺形近致譌耳莊氏伯
鴻曰注訓引楯爲拔擢則楯當作揗從手旁

無一橑　無一輻

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橑而輪之無一
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念孫案蓋之無
一橑輪之無一輻本作蓋之一橑輪之一輻此但言一
橑一輻下乃言其有無之無關於利害若先言無一橑
無一輻則下文不必更言有無矣此兩無字皆因下文
無字而衍

彭濞

聲若周雲之蘢蓯遼巢彭濞而爲雨高注曰彭濞藴積貌也念孫案彭濞本作彭溥道藏本作彭潭注同潭即溥之誤後人不知而改爲濞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彭古讀若旁說見唐韻正下文云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爲一司馬相如封禪文旁魄四塞義竝與此同故高注以彭薄爲藴積貌若彭濞則爲水聲見上林賦而非雲氣藴積之貌與正文注文皆不合矣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此正作彭溥陳禹謨刪去太平御覽天部入同

所得

今夫善射者有義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如讀爲而此

皆所得以至於妙陳氏觀樓曰所得上脫有字高注有所得儀表規矩之巧也是其證

翺翔

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蟁蝱適足以翺翔高注曰蟁蝱微細故翺翔而無傷毀之患念孫案適足以翺翔當作適足以翾高注翺翔而無傷毀之患當作翾飛而無傷毀之患說文翾小飛也許緣反原道篇曰跂行喙息蠉飛蝡動蠉與翾同下文曰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飛輕二字正承翾字言之若翺翔則爲鳥高飛之貌蟁蝱之飛可謂之翾不可謂之翺翔也又下文雖欲翺

翔高注曰翺翔鳥之高飛翼上下曰翺直刺不動曰翔而此注不釋翺翔之義則正文本無翺翔二字明矣隸書翺字或作翾見漢唐公房碑形與翾相近故翾誤爲翺後人不知翺爲翾之誤因妄加翔字耳藝文類聚蟲豸部引此正作蠉蝡適足以翾

夫受形於一圜

夫與蚑蟯同乘天機夫受形於一圜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也與邪同念孫案下夫字因上夫字而衍夫與蚑蟯同乘天機受形於一圜二句連讀不當更有夫字

使知之

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苻嫗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念孫案使下不當有知字此因上文所謂知之而誤衍也劉本無知字是

梣木色青翳而蠃瘉蝸睆

夫梣木色青翳而蠃瘉蝸睆此皆治目之藥也高注曰梣木苦歷木名也生於山剝取其皮以水浸之正青用洗眼瘉人目中膚翳故曰色青翳青色象也此句內有脫文蓋謂梣木色青象目中青翳之色故以同色者治之也蠃蠡薄蠃蝸睆目疾也引之曰色青翳當作已青翳注內色青翳同已與瘉相對爲文已亦

瘉也言桴木可以瘉靑翳也瘉今作愈呂氏春秋至忠篇王之疾必可已也高注曰已猶愈也故此注云用洗眼瘉人目中膚翳故曰已靑翳也今正文及注皆作色靑翳者涉注內靑色而誤耳蠃瘉蝸睆當作蠃蠡瘉燭睆注內蝸睆同據高注云蠃蠡薄蠃則蠃下原有蠡字明矣太平御覽鱗介部十三引此作蠃蠬瘉燭睆又引注云蠃附蠃蠬細長蠃也燭睆目中疾一切經音義二十引許愼注云燭睆目內白翳病也名醫別錄曰蝸籬味甘無毒主燭館明目蠃蠬蝸籬並與蠃蠡同士冠禮蠃醢今文蠃爲蝸內則作蝸醢燭館與燭睆同蠃蠡聲相亂故蠃下脫蠡字燭

蝸草書相似故燭誤爲蝸宋證類本草引此已誤

尺之鯉　丈之材　營宇狹小

夫牛蹏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莊氏伯鴻校本自敘云太平御覽（地部三）引作牛蹄之涔無徑尺之鯉魁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無下營宇二字足證今本之脫譌念孫案此御覽誤非今本誤也尺之鯉丈之材相對爲文若作營宇之材則文不成義且與上句不對營宇狹小所以不能容巨大若無營宇二字則文義不明鈔本御覽作牛蹄之涔無徑尺之鯉魁父之山無丈之材營

字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尺上有徑字乃後人不識古文辭而妄加之後人以尺之鯉文義未足故加一徑字此未識古人句法也原道篇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呂氏春秋舉難篇曰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適屬句並與此同加一徑字則與下句不對矣御覽鱗介部八引此又作無盈尺之鯉盈字亦後人所加其無丈之林及營字狹小則皆與今本同刻本御覽作無營字之材而下文無營字二字此皆後人妄改不足爲據藝文類聚山部上引作牛蹄之涔無尺之鯉䰠府之山無丈之林皆其營字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正與今本同足證刻本御覽之誤劉晝新論觀量篇蹏涔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柏營字陛也意皆本於淮南彼言營字陛猶此言營字狹小耳亦足證刻本御覽無營字二字之誤尺上無徑字并足證

鈔本御覽之誤、

有命在於外

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念孫案有命在於外、當作命有在於外、言既爲人所係羈、則命在人而不在我也、今本命有二字誤倒、則文義不明、文子精誠篇正作必其命有在外者矣、莊子山木篇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卽淮南所本、

吟德

吟德懷和、高注曰、吟詠其德、含懷其和氣、念孫案吟非吟詠之吟、乃含字也、原道篇含德之所致也、高彼注曰、

含懷也此云含德懷和本經篇云含德懷道含懷一聲之轉其義一也含字從口今聲移口於旁字體小異耳若訓爲吟詠之吟則與懷和不類矣漢書禮樂志靈安留吟靑黃服虔曰吟音含是含字古或作吟也

晽晽

昧昧晽晽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閒高注曰昧昧欲明而未也晽晽欲所知之貌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晽字晽晽當爲楙楙注同昧昧楙楙一聲之轉皆欲知之貌也說文云楙欲知之皃文子上禮篇作昧昧懋懋懋與楙古字通皐陶謨懋遷有無化居漢書食貨志懋作楙今作

啉啉者、林誤爲林、又因昧字而誤加日旁耳、楊愼古音餘乃於使韻收入啉字、吳志伊字彙補又云、啉、音林並引淮南子昧昧啉啉、皆爲俗本所惑也、

乃至　非乃

乃至神農黄帝、念孫案乃、當爲及字之誤也、文子上禮篇正作及、又氾論篇、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乃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乃、亦當爲及、言夏殷之將亡、聖人早已知之、非及鳴條之野、甲子之日、而後知之也、道藏本劉本並作乃、朱本改乃爲待、而莊本從之、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九熱

襲九窾重九熱高注曰熱形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熱字熱當爲墊字之誤也玉篇墊古文垠字字從土犾聲說文犾讀若銀九墊即九垠也上文曰蘆苻之厚通於無墊無墊即無垠也兵略篇不見朕墊覽冥篇作朕垠彼注云垠形狀也故此注亦云墊形也

周室之衰

施及周室之衰引之曰之衰二字後人所加也尋繹上文自伏羲氏以下皆爲衰世則方其盛時亦謂之衰不待其衰而後爲衰也下文周室衰而王道廢始言周室

之衰耳、若此句先言周室之衰、則下文不須更言衰矣、文子上禮篇作施及周室、無之衰二字、

雜道以僞

澆淳散樸、雜道以僞、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高注曰、雜粗、念孫案雜當爲離、字之誤也、儉讀爲險、險儉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惠而不儉下、莊子繕性篇德又下衰、澆淳散樸、離道以善、險德以行、郭象注、有善而道不全、行立而德不夷、此正淮南所本、文子作離道以爲僞、險德以爲行、又本於淮南、然則原文作離道明矣、高注訓雜爲粗、則所見本已誤作雜、又案僞古爲字、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爲僞下、爲、亦行也、齊俗篇矜僞以惑世、

伉行以違衆、矜僞猶伉行耳、上文曰、夫趨舍行僞者、爲精求於外也、荀子儒效篇曰、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行僞、卽行爲、離道以僞、險德以行、言所爲非大道、所行非至德也、與詐僞之僞不同、下句巧故萌生、始言詐僞耳、文子改作以爲僞、以爲行、失之、

疑聖

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高注曰、博學楊墨之道以疑孔子之術、引之曰、疑讀曰擬、博學以擬聖、謂博學多聞、以自比於聖人也、鄭注周官司服曰、疑之言擬也、史記平準書、人徒之費、擬於南夷、漢書食貨志擬作疑、文子作狙學以擬聖、是其證、莊子天地篇、博學以擬聖

於于以蓋衆、卽淮南所本也、高說失之、

眞清

水之性眞清而土汩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念孫案眞字於義無取、疑後人所加、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此作夫水之性清而土汩之、人之性安而欲亂之、於義爲長、呂氏春秋本生篇云、夫水之性清、土者抇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抇之、故不得壽、抇與汩同

芳臭

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念孫案下句本作口鼻之於臭味、謂口之於味、鼻之於臭也、後人誤讀臭

爲腐臭之臭、而改臭味爲芳臭、則與口字義不相屬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鼻口之於臭味、

淵清

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念孫案以下二句例之、則淵清當爲神清、此涉上句淵字而誤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神淸、文子九守篇同

流沫　沫雨

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高注曰、沫雨、雨潦上沫起覆甌也、舊本脫一雨字、今據說山篇注補、 又說山篇、人莫

鑑于沫雨而鑑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注曰沫雨雨潦上覆瓮也沫雨或作流潦念孫案流沫本作沫雨故高注及說山篇俱作沫雨又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方術部一並引淮南子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止水今本作流沫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又案沫雨者流雨之譌也水動則濁靜則清故曰人莫鑑於流雨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動與靜相對流與止相對流隸或作㳅見魯相史晨饗孔廟後碑形與沫相似因譌爲沫高以爲雨潦上覆甌非也據高云沫雨或作流潦文子九守篇亦作流潦文選江賦注引作流潦又引許愼注云楚人謂水暴溢爲潦則沫爲㳅字之譌明矣莊子德充符篇

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崔譔本流作沫、亦是沫字之譌、

以覩其易也　形物之性也

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念孫案以覩其易也、以下本無覩字、以其靜也、以其易也、相對爲文、則不當有覩字、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方術部一、引此竝無覩字、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語意未明、御覽方術部引作夫唯易且靜、故能形物之性情也、高注、形、見也、較今本爲善、文子作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也、

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

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念孫案用也二字、文不成義、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作用者必假之於弗用者、是也、今本兩者字皆作也、涉上文而誤耳、文子作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莊子知北遊篇曰、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皆其證、

然而不免於偏身猶不能行也

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敎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偏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敎乎、高以偏身二字連讀、云偏身、身不見用偏偏然也、念孫案高說非也、偏字上屬爲

句、不免於偏謂躬行仁義而不免於疲也、偏之言羸也、廣雅曰、傫傫、疲也、說文曰、儽、垂皃、亦疲儽之意、玉藻、喪容纍纍、鄭注曰、纍纍、羸憊皃也、王襃洞簫賦曰、桀跖鬻博、儡以頓顇、儽儡傫纍纍、並字異而義同、身字下屬爲句、呂氏春秋有度篇曰、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敎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敎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敎、句法正與此同、

眞人之道

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此眞人之道也、念孫案道本作遊、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文子九守篇正作遊、遊者行也、言眞人之

所行如此也、上文曰、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銷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高注曰、游、行也、精神篇是故眞人之所游、高注亦曰、游、行也、莊子天運篇、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古者謂是采眞之遊、並與此眞人之遊同意、

澤潤玉石

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足蹀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高注曰、澤潤澤也、念孫

案澤潤玉石本作辭潤玉石高注澤潤澤也本作潤澤也此解潤字之義非解澤字之義辭潤玉石謂其辭潤澤如玉石也目數千羊二句以耳目言之足蹀陽阿二句以手足言之智終天地二句以心言之辯解連環二句以口言之若云澤潤玉石則文不成義矣今案正文澤字涉注文潤澤也而誤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五引此已誤後人不達又於注內加一澤字以從已誤之正文耳文子九守篇正作辭潤玉石

知不能平

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高注憺定也蚉蝱噆膚而知不能平

念孫案知不能平四字、義不相屬、知本作性、性、猶體也、呂氏春秋壅塞篇、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高注、性、猶體也、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楚語曰、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脈、月令、安形性、後漢書陳寵傳作安形體、平、靜也、鬼谷子摩篇、平者、靜也、謂體不能靜也、莊子天運篇、蚑蚍噆膚、則通昔不寐、是也、後人不知性之訓為體、故妄改之耳、太平御覽蟲豸部二引此正作性不能平、

一人養之十人拔之

今夫樹木者、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梓、與櫱同、念孫案一、當為十、十、當為一、此言養之者雖有十人、而一人拔之、則木必死也、下文曰、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

能見倉睫、渴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意此與同、魏策亦云、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今本十一二字互誤、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資產部三所引與今本同、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其方術部一引此正作十人養之、一人拔之、

草木不夭九鼎重味

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天下有殀字、念孫案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殀、相對爲文、則有殀字者是也、文子道德篇亦有殀字、九鼎重味、味字於義無取、蓋卽下文珠

字之誤而衍者也御覽引此作九鼎重又引注云王者之德休明則鼎重此盖許注則無味字明矣

淮南內篇弟二